

国家青少年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倾力打造

小侦探版

福尔摩斯

经典探案集2

湖畔惨剧

【英】柯南·道尔著 崔钟雷 编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SHERLOCK
HOLMES

福尔摩斯
经典探案集 2

湖畔惨剧

【英】柯南·道尔 著
崔钟雷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. 2, 湖畔惨剧 / (英) 柯南·道尔著; 崔钟雷编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8

(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/ 崔钟雷主编)

ISBN 978-7-213-06844-7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②崔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5214 号

书 名 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 2 湖畔惨剧

作 者 [英] 柯南·道尔 著 崔钟雷 编

丛书主编 崔钟雷

副 主 编 贾文婷 章 蕾 钟 静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
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杨 舟

责任校对 张彦能

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

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9 万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·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6844-7

定 价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皮肤变白的士兵	1
带斑点带子	27
失踪了的弗朗西斯女士	53
狮鬃毛	75
三个同姓人	94
威斯特里亚寓所	115
湖畔惨剧	148
住院的病人	168



皮肤变白 的士兵



我的朋友华生在我面前并不是个很有办法的人,但只要他把话说出口,就会一直不停地念叨,直到他的目的达成。他一直希望我能亲自动手写一篇完整的破获案件的实录,并且他总是在我面前唠叨这件事,还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了我。而我简直为这个任务抓秃了头发,当然不是因为我没有清晰的思路,也不是因为案件的情节不够精彩,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文笔实在是太差了。我觉得如果我写出来,那么这篇实录的读者将只有我一个人,而且我也不会是永远的读者,因为我很可能会在刚写完之后就把它扔进垃圾箱里。

但是,最后我还是决定动笔了。一直以来在为我写破案记录的,正是我的这位好朋友华生医生。从前我还经常笑话他记的案情实录不够严谨,这回他终于有一个报复我的好机会了,而且我相信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异常高兴,因为我所写的案情实录将会比他之前写的还要笨拙。他可以毫无同情心地笑话我了,毕竟他很少有这样的机会。我写的这个案情实录,真的是我少有的败笔。我感觉十分惭愧,因为它确实不够完美,即通篇只有时间、地点、环境、人物、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,而我连这些都没写好,为此我真的感到无比的惭愧。

此时,华生正带着很天真、很纯洁的笑容看着我。提到华生,我没有什么好说的,他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在我的探案生涯中,是他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,陪我渡过无数个难关和险滩。对于我的这位朋友,我十分感激。虽然他时常忽略自己的存在,但对此我全都了解,他是为了我,为了我的工作。他的那种谦逊和一丝不



苟的工作态度,更是让我惭愧不已。所以我认为,我应该有必要重新并认真地写一下这个案情实录。

我的日记本里清晰地记载着,那件事情发生在1903年,布尔战争在那年的一月结束了。一天,詹姆斯·多德先生来到我的住所拜访我。当时我正在住所里忙碌着,我们见面后,彼此都为能认识对方而感到高兴。詹姆斯·多德的皮肤黝黑,身材壮硕魁梧。他是一个英国人。因为我的朋友华生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,所以他在忙婚事,没有跟我住在一起。

通常有客人来访时,我都会让他们坐在墙边的沙发上,而我自己则坐在光线并不充足的窗角。我发现詹姆斯·多德先生显得有些紧张,也许他对这种见面的方式感到不自在,觉得主客之间的距离有些不寻常。在我个人看来,这很正常,我的习惯就是坐在光线不足的窗角。如果让我坐到舒适的沙发上,我想我也会像詹姆斯·多德先生一样不自在。现在,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量我的这位客人。

“你好,福尔摩斯先生,很抱歉来打扰你,但是除了找你帮忙我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”他说。

我说:“假如我没猜错的话,詹姆斯·多德先生,你是刚从南非回来的。”

“是的,你说得很对,福尔摩斯先生。”他边说边吃惊地看着我。

我又对他说:“你应该是皇家先锋骑兵队的队员吧?”

“是的。”他不得不认同我说的话。

“并且你还是米得尔赛克斯郡团中的一员。”我说道。

“简直对极了,没有一点儿错误,福尔摩斯先生!”

此时此刻,詹姆斯·多德先生正在用一种不知所措的表情看着我,问道:“但是,你怎么知道的呢?你以前并没有见过我。”

我对他说:“我确实没见过你,詹姆斯·多德先生,是你的外貌和动作传达给我这些信息的。你身体健康,却给人一种沧桑感。从你黝黑的皮肤来看,我想只靠英国的日照还不足以把你晒得如此之黑。你把手帕放在袖口边而不是放在口袋里,由此我判断出你来自皇家先锋骑兵队。你留着很短的胡子,这说明你并不是正规军,你的骑士风度也表现得很鲜明。你的名片上写着你是罗格摩顿街的股票经纪人,所以,我推测你肯定是米得尔赛克斯郡团的成员。”



“先生，你真是太细心了，你过人的推理能力真是让我钦佩不已。”詹姆斯惊讶地说，“要知道，普通人是绝对不会只通过这些细节知道我的身份的。”

“其实，我们看到的事物应该是一样多的，但我要承认，可能我会比他们知道更多的信息。多德先生，现在我们已经谈了这么多，但是，这些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谈论的话题吧？我猜是不是图克斯伯里旧庄园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噢！福尔摩斯先生，难道你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吗？”

“多德先生，从你的相貌来看，就能让我产生你不信任我的想法。通过你给我的信件上的邮戳，我可以从时间上做出一些推断，看样子你很紧张，也很慌乱。所以我认为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而且这件事一定非常紧急，否则你不会来不及等到回信就赶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就像你说的那样。这封信确实是我今天下午写的，而且刚刚发出去。就在信件发出之后，接着又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如果不是爱姆士沃施上校把我赶出来的话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是被赶出来的？”

“唉，差不多吧！爱姆士沃施上校是个十分保守、顽固的人。他铁面无私，做事严谨，并在纪律方面抓得很严。行军打仗的时候，打骂手下士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若是没有戈弗雷从旁阻拦，我是说如果不是看在他是戈弗雷的父亲，而且我还要通过他来寻找我的朋友的分儿上，我一定会让他吃点儿苦头的！”

我拿起烟斗放进嘴里，然后倚坐在扶手椅上。

“麻烦请你详细地说明一下你刚才说的事情。”

多德先生面露尴尬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对于你的能力我毫不怀疑，虽然我觉得再次重复是一件很多余的事，但我还是很乐意再向你叙述一遍这件事的详细情况。因为这里面的情况十分复杂，并让我感到很困惑，所以我认为必须向你请教这些复杂的问题才可以。”

“爱姆士沃施有一个独子，叫戈弗雷·爱姆士沃施。戈弗雷·爱姆士沃施在1899年成为了皇家先锋骑兵队的队员，两年之后我也加入了皇家先锋骑兵队。爱姆士沃施上校作战勇猛，在军队里有着很高的威信。作为他的儿子，戈弗雷也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。他自愿参军，并且表现得十分出色。他很聪明，也很好



学,而且为人谦虚热情,军团里的人大都把他看成是第二个爱姆士沃施上校。我和戈弗雷很快就成了朋友。我一直努力地向他学习,他总是帮助我,告诉我不要害怕困难,教会了我坚持不懈的精神,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出色。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任何事情、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,我们成了知己。

“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将我从战火中救出来。在战场上,我们一起冲锋陷阵,英勇杀敌。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,直到在比勒陀利亚界外的钻石山谷附近的那次激烈战斗中,他被子弹打中,接着被送进了医院。从那以后,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不过,我收到过戈弗雷写给我的两封信。一封信是从开普敦医院寄来的,另一封是从南开普顿寄来的。在信中,他毫不掩饰对部队的想念和对战友的牵挂,我也回信嘱咐他好好养伤,并告诉他我们等他回来一起战斗。可是在我收到他的这两封信之后,就再也没有收过他的任何消息了。可以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一直都很挂念他,也不能失去这个朋友。那时我很想去找他,但是持续的战争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。后来可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,我们才全部回国。

“在我回来后的第一时间,我就给爱姆士沃施上校,也就是戈弗雷的父亲写了一封信。在信里,我用最真诚、最恳切的语言请求他把他的儿子戈弗雷的下落告诉我。但是过了很长时间,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儿关于戈弗雷的消息,我知道那封信是石沉大海了,这让我感到不安。我不愿去想戈弗雷和他的父亲没有回信给我,是因为他出了什么意外。后来,我越想越害怕,就又写了一封信给爱姆士沃施上校,这次我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回信,但信上的内容少得可怜,语气十分僵冷。他在信里面说戈弗雷已经去环游世界了,具体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确定。看到信里面的文字,我很吃惊,我还从没有收到过这样简短和冷漠的信。虽然我得到了这样的答复,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想要亲眼见到戈弗雷的念头,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戈弗雷。而且我也有所怀疑,如果戈弗雷真的去环游世界了,他是不可能不告知我的。从那封短信的内容来看,戈弗雷的家人并没有把他的事情当成一回事儿,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。

“我始终不相信我的朋友戈弗雷会对我如此绝情,一点儿消息都不让我知道。关于戈弗雷的家庭情况,我也知道一些,听说他跟他的父亲爱姆士沃施上校的关系很紧张,而且据说戈弗雷很有可能会继承一大笔遗产。他的父亲爱姆士沃



施经常在戈弗雷的面前展示家长的权威。说真的,我很为戈弗雷担心,我决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,于是我决定先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,全力来寻找我的好朋友戈弗雷。”

詹姆斯·多德先生没有停顿,一口气把所有事情的大致情况叙述了出来。只是当他讲到戈弗雷的时候就显得十分激动,我能够感受得到他那种迫切想要见到戈弗雷的心情,并且我也表示很理解。

“为了找到你的好朋友戈弗雷·爱姆士沃施,你都做了什么事情呢?”我问他。

“首先,我去了图克斯伯里庄园,也就是戈弗雷的家。那位高傲的爱姆士沃施上校就住在那座庄园里面,他也是这个庄园的主人。我并不相信戈弗雷去环游世界的说法,那很明显是一个很低劣的谎言,所以我认为我必须去做个实地调查。而我首先要做的,就是调查清楚戈弗雷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一定感受到了,我对爱姆士沃施上校并没有什么好感,而且认为他是故意向我隐瞒戈弗雷的下落的。所以我先给戈弗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,并且我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告诉她,我要登门拜访。幸运的是,戈弗雷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夫人,她的态度和她丈夫完全不一样,我甚至觉得爱姆士沃施上校根本配不上她。她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,并说很高兴可以在庄园里见到我,当然,我也很高兴能见到她。之后,我马上就出发了。

“图克斯伯里庄园坐落在一个偏远的地方,交通十分不便。我大约步行了 2.5 千米的路程后才来到戈弗雷家门口,那时已经接近黄昏了。还好我并没有带太多行李,只拎了一只大手提箱,否则我一定会累倒在路上。图克斯伯里庄园看上去又大又宽敞,整个庄园的建筑风格也很有个性,差不多各个时代的都有。我由此可以断定,这座大庄园一定经历了很多年的风雨,虽然经过了历史的洗礼,但它仍然风韵犹存。庄园里的建筑给人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,因为它们分布得非常不协调,这里稀稀落落的,那里又十分紧凑。房子里面各处的嵌板、挂毯和褪色的古画,给这座大庄园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。庄园里有一名管家,名叫莱尔夫,他看起来应该有很大的年纪了,如果说他与庄园的年龄一样大,我想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而莱尔夫的妻子看上去比他更老,她以前是小戈弗雷的奶妈,从前戈弗雷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她,他十分感激她曾经照顾过自己,而且她也很爱戈弗雷。虽然她的神



态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,但是我仍然很尊敬她。我告诉她我是戈弗雷的好朋友,是来看望他的,不知道他的伤怎么样了。她带我去见了爱姆士沃施夫妇。

“我很喜欢戈弗雷的母亲,因为从她给我写的那封信中就可以看出,这位温柔贤惠的母亲十分关心戈弗雷,因此对于他的朋友也表现得十分热情。但是对于爱姆士沃施上校,我不想再多说一句关于他的话。因为就在我俩刚一见面时,他就像是要跟我打架一样对我大吼起来,当时若不是要向他打听戈弗雷的下落,我早就拎着大手提箱走了。后来,他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了我。

“可能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,让他给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。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,即使他的身材还依然很魁梧,但是已经能明显地看出老态龙钟的迹象了。他的皮肤很黑,跟我的差不多。当看到他那鹰钩鼻和那双带有锐利目光的眼睛时,我又不自觉地思念起了我的朋友戈弗雷,因为他曾和我说过他不喜欢自己的父亲。

“老爱姆士沃施用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声音说:‘多德先生,我想你应该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?你应该收到我的信了。’

“我对他说:‘我想我在给爱姆士沃施夫人的信里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了,我是来找我的朋友戈弗雷的,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,我很想知道他在哪里,他的身体怎么样了?’

“老爱姆士沃施接着说:‘你在信里提到说,你和戈弗雷是在非洲认识的。但是,你们是否真的认识,我们并不清楚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确实是我儿子的朋友呢?’

“对于他的无礼,我心里感到非常愤怒,我对他说:‘如果你不相信,我可以把他写给我的两封信立刻拿给你看。’

“听了我的话,他毫不客气地伸出手说:‘拿给我看看吧!’

“我恭恭敬敬地把那两封信递给他,可他只是拿过去大概地看了几眼,然后就把那两封信扔给了我。

“他说:‘只凭这几封信又能够证明什么事情呢?’

“我压制住我的怒气,耐心地说:‘尊敬的爱姆士沃施先生,我认为你十分清楚,我和戈弗雷是好朋友。我相信我们谁都不会忘记对方,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不



会因为一段时间不联系就变淡，我们的友谊之花将永开不败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知道戈弗雷为什么会去环游世界？’

“老爱姆士沃施对我说：‘关于这件事我早就已经写信告诉你了，而其中的具体情况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，很可惜他现在还在环游世界，无法向你说明。’他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又说，‘所以事实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出远门了。因为他从非洲回来之后，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，于是他决定换个环境，我们也觉得让他出去走一走比较好。如果他知道你如此关心他，他一定会非常感动，并且会很开心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所以在这里我也代表戈弗雷，请你向其他所有关心戈弗雷的朋友转告一下他的近况。’

“我对他说：‘我很乐意帮这个忙，当然这也是为了我的朋友戈弗雷。但是还要麻烦你把戈弗雷乘坐的轮船名字、航行路线和起航的日期告知我，我认为我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而且这也是你作为父亲应当做的。’

“听了我提出的要求，老爱姆士沃施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之色，他的整张脸也因为愤怒而扭曲变形了好一会儿。我能明显地看出他的不安。尤其是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击出猛烈又急促的节奏来，而且越来越响，同时他的双脚也在不停地变换位置，整个人显得有些躁动不安。

“‘多德先生，’他用很大的声音说，‘你这种表现是对我的不尊重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是戈弗雷的父亲，那么也就是你的长辈，而你这种不尊重长辈的行为让我非常愤怒。’老爱姆士沃施气愤地说。

“我对他说：‘爱姆士沃施先生，看来我很有必要再向你重复一遍我与戈弗雷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交情。我是他的好朋友，出于对朋友的关心，我认为我有权利知道关于戈弗雷的事情，请你将实情告诉我。’

“老爱姆士沃施说：‘请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多德先生，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戈弗雷的朋友，他去环游世界的消息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对此你应感到满足，我很讨厌外人插手我们家的事，无论那个人的目的和本意是什么。假如他居心不良，我一定让他后悔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。我奉劝你，不要再打听关于戈弗雷的消息了，我们一家人有权不告诉你，我也没什么跟你说的。既然你是他在非洲交的朋友，那你对戈弗雷在非洲的英雄事迹一定很了解，戈弗雷的母亲一直很想知道他



在非洲打仗时的英雄事迹,我觉得你可以向她讲述一下。’

“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脸变得很热,我知道我的脸看上去一定很红,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了,我也不能再说什么,而且,这确实是别人的家事,外人是没有权利插手的。我也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劝告,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,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戈弗雷的想法,为此我从不曾停歇过。

“当天晚上,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我。由此可见,他们承认了我的身份,因为我是他们儿子的朋友,所以他们并不打算怠慢。可我必须说,那顿晚餐我吃得并不是很开心,我们甚至在餐桌上一句话都没说,毕竟刚才那段算不得开心的谈话让我感到不安。我只是尴尬地坐在餐桌前,吃了几分钟后,不失礼节地向他们告辞,然后回到了他们为我准备好的房间里。

“我住的那间卧室位于一楼的右侧,窗户正对着一片树林。卧室里面很宽敞,布局很简单,最显眼的就是卧室里的那张大床,足够三个人在上面睡觉,这也给整个房间增添了空荡的感觉,让人不自觉地生出一种寂寞之感。我总是觉得房间里还充满了阴暗、郁闷的气氛,让我的不安情绪更加强烈。不过我只是强调这间卧室的气氛,并不是说这个房间不够舒适。一进入这个房间,我就开始寻找它的窗户,随后我拉开了窗帘,外面的月光照了进来。那晚的月色很漂亮,皎洁的月光柔和而纯净。我坐在壁炉旁一边看月光一边烤着火。原本我是想找本书看,以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。但正当这时,老管家莱尔夫给我送煤来了。他对我说:‘打扰你了,先生,今晚的天气有些寒冷,我怕到半夜的时候煤不够用,而且这个房间并不保暖,所以我给你送些煤来!’他把一切都照顾得很周到,当他走出房门的时候,脸上带着忧郁的神色回头看了我一下,我也看着这位老人,我想他也许有话要对我说。他脸上的皱纹很多,已经没有更多的地方能够再长出新的了。我能看出来,他有很重的心事。过了一会儿,他终于开口说话了,他轻声地对我说:‘先生,我觉得必须要告诉你,我和我的妻子都很关心戈弗雷,听说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,这件事我们也是刚刚才得知的,你说他以前有过很出色的表现,是这样吗,先生?’

“我回答道:‘没错,他是整个军团里最勇敢的士兵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,他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地把我救了回来。’



“莱尔夫听了之后脸色渐渐好转起来，我知道，是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起了作用。看得出来，他真的很爱戈弗雷。”

“莱尔夫感慨万千地说：‘是的，先生，戈弗雷从小就这样，一直以来我们的戈弗雷都是这么勇敢。小时候他就有不怕艰险、坚持不懈的精神。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，当然他也有这样的潜质。先生，他确实很棒，你说的没错，他曾是一个那么出色的人。我一直以来都很为他骄傲。’

“听到他说的话后，我当即站了起来，因为从他的话中，我感觉到了不安和慌乱。

“我急忙拉住要离开的莱尔夫急切地问道：‘请稍等一下，刚才你说了什么？听你的口气好像是说戈弗雷已经不在。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隐瞒戈弗雷的情况了，麻烦你快点儿告诉我吧！我是他的朋友，和你一样爱戈弗雷，所以，如果你知道什么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’

“莱尔夫拼命地想挣脱我，似乎我这种直截了当的逼问让他十分恐惧。所以我越来越肯定这家人一定知道戈弗雷的情况。

“他说：‘不，不是的，多德先生，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不起先生。’

“看见莱尔夫挣脱了我的手想要往外走，我赶紧抓住他的肩膀。我想当时我一定很激动，但是我觉得哪怕只有一点儿找到戈弗雷的线索，我也不会放过。

“我说：‘不要误会，也不要担心。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很清楚戈弗雷的下落，你对他也非常熟悉，是不是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请你告诉我，我也许就是那个可以给他帮助的人。你一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’

“莱尔夫一直在躲避我锐利的目光，不敢看我一眼，我想他一定是害怕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某些关于戈弗雷的情况。他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随后张开又闭上。我等了一段时间，最后他终于说话了。

“‘他现在的模样还不如死了的好！’他大声地喊道，然后猛地挣脱，冲出了房间。

“我震惊极了，不由得睁大了双眼，张开了嘴巴。我慢慢走近壁炉，坐在旁边，我的心感觉到了冰冷，整个身体也开始变得冰凉，我必须靠近壁炉才能得到一丝



温暖。戈弗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反复思考刚才老管家莱尔夫的那番话，他的口气似乎蕴藏着某种深意，这不由得令我开始为戈弗雷的处境担忧起来。我想戈弗雷可能是涉及了什么大案，或者是做出了什么损害家族荣誉的丑事。正因为如此，老爱姆士沃施才会无情地将独子赶出家门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另一种可能就是老爱姆士沃施为了掩饰家丑，将戈弗雷藏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我能猜想的只有这些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于是抬起头望向空中的明月。这时，我看见我的朋友戈弗雷就站在我的窗外。”

“这个案子有点儿复杂啊！”我对詹姆士·多德先生说，并示意他不要停。

多德先生接着说：“戈弗雷就那样真实地站在我的窗前望着我，他的脸贴在玻璃上，我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，我知道他一定非常想念我，这种惊喜让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，这让我大吃一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站在我面前的人就是我的好朋友戈弗雷。当然，我还是很高兴的，因为我又见到了他，看到他安全地待在家里。他看到我若有所思地望着他，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向后一跳，立刻消失在黑夜里。

“当我想到日思夜想的戈弗雷刚才就站在我的面前时，就感到无比的激动。但是，令我感到疑惑的是戈弗雷为什么会悄悄地来见我，然后又什么都不说就突然消失了呢？我记忆中的戈弗雷可不是这样的。他刚才匆匆地出现让我对老管家的那番话更加怀疑了，虽然他的身手依然敏捷，但我从戈弗雷的眼中流露出的神情看出，现在他的胆子变得非常小，好像懦夫一样在逃避什么可怕的事情，这和从前那个无所畏惧的戈弗雷判若两人。所以我立刻对老管家的话有了某种意识上的肯定，在戈弗雷的身上一定隐藏了重大的不能为外人知道的秘密。没有时间仔细推敲了，我必须追上他，将一切都问清楚。于是我快步走到窗前，跳到窗户上，但是窗钩很坚硬，我花了好久才把它打开。打开后，我立刻跳了出去，朝着他消失的方向追去。

“这条花园小路很长，两边的树林遮住了月光。我的视线一片模糊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戈弗雷一定跑在前面。我一边追一边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但是没人答应。追到路的尽头，我就不知该往哪里走了。在我前面有几条通往不同方向的岔路，每条岔路的尽头都连接着不同的小屋。我茫然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

办。这时，我听见了一阵急促而慌乱的关门声。我循声望去，觉得那声音应该就是从前面的那所大房子里传来的，戈弗雷一定是躲进了那所大房子里。我决定不再追下去，我知道就算追下去也没有用。因为这是他的家，他比我更熟悉这里，这么大的庄园，这么大的房子，想要隐藏一个人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最终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我的卧室。我想不明白，刚才戈弗雷的行为为何会如此神秘，他为什么要躲我。那一夜，我彻底失眠了。

“第二天，我并没有表示要离开，反而请求老爱姆士沃施能够留我再住上一晚。老爱姆士沃施开始不太情愿，但后来还是同意了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不能在庄园里捣乱，我答应了他，因为我已经确信戈弗雷就藏在那所房子里。我想了很多，难道我们的友谊还不够深厚吗？不然他为什么躲起来不肯见我。

“那幢大房子很大，结构也很复杂，藏多少人都不会被发觉，我决定亲自去房子里一探究竟。房子在院子的后面，想要去那里必须穿过院子。院子里有几座小房子，尽头处有一处稍微大一点儿的房子孤独地矗立着。那也许是供园丁或者护林人住的地方，但想起昨天晚上那阵紧张急促的关门声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从这个房子里发出来的。而且，那所大房子结构十分复杂，想要查清楚，需要很长时间，因此我决定先查看这些小房子。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接近真相的机会，所以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院子里逛来逛去。正当我要走近那所房子时，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、蓄着短须、身着黑衣、戴着一顶礼帽的男人从那里走了出来。他走出门口便立刻锁起了门，然后将钥匙放进口袋里。我们看见彼此时都吃了一惊。

“‘你是谁？在这里干什么？’他疑惑地问我。

“我对他说：‘我是戈弗雷的好朋友，是特意来看他的！很遗憾，听说他去环游世界了。从前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，可惜现在他听不到了。要不然，我们又可以促膝长谈一番了。’

“‘对，对，你说得没错！’那个人一脸尴尬地说，‘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不在家，要知道环游世界一般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，也许以后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想他会回来的。’他一说完就慌张地离开了，但当我回头往后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正躲在院子尽头的树林里偷窥我。这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厌恶感，你知道，军人是非常讨厌这种行为的，在军团中他一定会因为不信任队友而吃到苦头，或



侦探游戏

一份卷宗引发的推理

贝克是警队里最年轻的警员，因其能力出众，深得警长和其他警员的信任。

一天，他收到了一个有关商场被窃的案件。在和其他警员对现场和嫌疑犯进行调查之后，贝克得到了一些线索，但仍旧不能确定谁是盗窃犯。他只好向警长雷格求助。

警察局内，警员贝克手持一份案件的卷宗走进了警长雷格的办公室，将卷宗恭恭敬敬地放在了上司的桌上，说：“警长，4月14日夜12时，位于塔丽雅剧院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被窃去大量贵重物品，罪犯携赃驾车离去。现已捕获了a、b、c三名嫌疑犯在案，并对三人进行了调查，请指示！”

雷格警长慈祥地看了得力助手一眼，翻开了案卷，只见贝克在一张纸上写着：

事实1：除a、b、c三人外，已确证本案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牵连。

事实2：嫌疑犯c假如没有嫌疑犯a作帮凶，就不能到那家超级商厦作案盗窃。

事实3：b不会驾车。

请证实a是否犯了盗窃罪？



雷格警长看后哈哈大笑,把贝克笑得莫名其妙。然后,雷格警长三言两语就把助手的疑问给解决了。

请问,雷格警长是怎样解决贝克的难题的呢?

